



江花

城市山林

08

挥不去的乡愁

■ 文/孙建远

在如今享有“中国雪地靴之乡”称号的丹徒区高桥镇这片热土上，有我那原先的老家，它坐落在美丽的三洲村，是许多人记忆中的“老荷花池”，二十多户人家，800多年的历史，一条通江的、弯曲的小河从家门口缓缓流过，这条小河是生产队里农田灌溉和农民生活的主要水源。

仿佛一夜之间，随着拆迁的到来，去年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已彻底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只留下一泓秋水在那静静地流淌着，仿佛在向人们悄悄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故乡是个小村庄，虽不富裕，但因原先热闹繁忙的“荷花池”老码头从村庄中延伸而过，使得它也“名扬四方”。故土的芬芳，乡亲们的真诚，纯朴的乡风，一直温暖着我，从少年至青年，直至今今天迈过“不惑之年”。

望山见水方能记住乡愁，在无数次的梦里，我常常深深地凝望那一处村庄，那是我童年记忆里的地方：村庄到处洋溢着安宁祥和，小桥流水、竹篱茅屋、鸡犬相闻、鸟语花香；勤劳的人们佝偻着身体，蹚水插秧，慈祥的母亲坐在门前缝补，微笑着呵斥着调皮的儿女，稚嫩的幼童挥舞着

木制刀枪，扮演着山大王；田野里郁郁葱葱，油菜花儿正香，蜜蜂忙着采蜜，蝴蝶翩翩飞舞，村子里炊烟袅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得家里老屋是三间泥瓦房，土块砌的墙，只有一扇小小的木头窗，房顶有个玻璃小天窗，那个年代没电灯，点的是“火油灯”，亮度极差，好在那时上小学晚上几乎没有作业。做饭不用电也不用气，烧的是稻麦秆草和捡来的枯枝败叶，吃的粮食得靠人们用肩膀挑着去生产队的“加工场”加工，肉类食品都是自家养的禽，菜是自己种，我经常跟着父母去田里拔草挖菜，顺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自家老屋门前有两棵大枇杷树，每天清晨就听到喜鹊叽叽喳喳地站在树上欢叫，我们当地流传着“喜鹊叫，喜事、亲属朋友要来到”，我便会守望在门前，等候着客人来家做客。

七八米高的枇杷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枇杷，等枇杷成熟后，我便用竹竿打或上树去采摘，有时也会走村串户去卖，得的钱买些盐、火柴和肥皂，当然还有那诱人的棒冰和老麦芽糖。那时，村里农户家庭主要靠种粮、养殖

和其他副业收入养家糊口，孩子多的人家，经济困难，有的连饭也吃不饱，穿得也差。

我以前冬天就常穿别人用过的棉裤、棉鞋、毛线衣，口袋里从没有超过2毛零花钱，能够吃饱就很不容易了。所以，经常和小伙伴外出挖野菜、摸河蚌、抓鱼虾帮家里改善伙食。

上小学时，去学校要走二公里。我上学从不需要父母接送，每天沿河边小道走四次，下雨天穿着胶鞋，戴上草帽，再吃力地扛上那一把沉重的黄油雨伞，无奈地走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

下午放学后，我常和几个同学在一起玩耍，下地挖红薯、下河翻野菱，有时爬上学校旁边野生的桑树上尽情地品尝桑果，黄豆成熟时也会在农田里用火烤黄豆吃，吃得脸上、嘴上一抹黑，等一路玩到家后，再急急忙忙放下书包，抓紧时间牵着家中的山羊到圩头上的大岸上去吃草，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

童年的夏夜里，我最爱萤火虫了，时常轻手轻脚地出去抓些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装在透明玻璃瓶中，挂在自己的床头上，看着那暗黄色的亮光，在不知不觉

中进入甜美的梦乡。

母亲没多少文化，只好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作为教师的父亲只有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时或放学后才能到生产队帮忙，我们小孩因年龄小，最多打打下手。当年他们锄田、插秧、翻河泥、割稻、割麦、摘棉花、挑大河、挑江堤的身影仍历历在目，记忆中最深的也是最辛苦、最繁重的农活，是每年的送公粮：稻子、麦子都要用扁担，粮管所离家很远，挑一担80公斤，要走四五公里。狭窄的泥土小道，宽不到一米，每天上午两次，下午一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不小心就跌跟头，肩膀压得红肿，磨出了水泡，衣服被汗水浸透，到了晚上疼得难以入睡。但不论父母经受了多少艰辛，他们精神上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对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很是疼爱。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家乡已生活了四十多年，弟弟离开家乡也已三十多年了，两鬓青丝已沾上了些白发。但只要我们提起故乡，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在岗退休，无论贫穷富贵，始终都能感受到故乡的深情厚谊。

作者自述 孙建远 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中国城乡金融报》《现代金融》等媒体发表，供职于农行镇江新区支行。

童话般的纳凉世界

■ 文/刘玉宝

夏天的热闹都活在纳凉的记忆里，一把芭蕉扇，一张绳床，一桶清凉井水上面浮着西瓜，加上满天星下的一个个故事，还有妈妈唱的古老歌谣。这，就是我的童话。

其实夏天来了，在乡下家家如此。白天头顶烈日汗流浹背，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晒场的一张绳床前，小马扎、小板凳往床边一坐，也许还会在床边铺张芦苇席，累了大人也躺下歇会，说说家常，谋划生活，也给孩子讲故事、唱歌……夏夜属于隐私，通常情况下约定俗成不串门，即便邻里偶尔有事，也是隔着大老远扯着嗓门喊，断不至于唐突人家。因此，夏夜在自家领地尽可放纵。除非夜深鼾声响起，村庄才会进入梦乡。

这样的生活听起来就很诗意，很少有人把艰辛放在心上。开轩卧闲敞，想来不过如此。要不是周围撒盐子似的蚊子嗡嗡不停，还真就是一首美好的诗。先不说一家人其乐融融聚在一起，那是日间除了吃饭难得的合家欢，单说那田园豆架上虫子爬过叶子的沙沙声就十分美妙，何况还有蝈蝈和鸣，蛙声鼓瑟，偶

尔夹杂三五声猫叫，一两声狗吠，蝉噪林愈静，大抵如此。记得《班得瑞》有首曲子就是“虫子的呢喃”，那种天籁让人听过一遍终生难忘。

还有清露，看不见吧？可听得见。夜深露重，大人是不会让你在露天睡太晚的，但还是能够感觉得到。你仔细听——露水顺着叶子慢慢往下爬，非常慢，慢到你来不及思考，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惊扰了似的，就从一片叶子跳到了另一片叶子上，然后接着跳，你跳我也跳，皮着呢，大珠小珠落玉盘，最后滴落泥土，滋润大地。睡梦里，我幻想自己就是那一颗露珠，晶莹剔透，睡在大地的母亲的怀里，甜蜜着哩。

没有月色的夜空，此时显得既纯净又浪漫。每一颗星辰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别是那颗大亮星，那是大将军还是国王呢？我知道每颗星都有故事，像银河边的三星，那是牛郎挑着担子在追赶织女，担子两头的筐里是他和织女的一双儿女。织女被抓到了天上，眼泪流成了银河，闪闪烁烁，多让人感动啊！牛郎追上去，期盼着七月七——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小时候，每次听到这个故事，

都会希望自己去做神仙，拯救他们，让他们团圆。

星星也不都是有固定的位置，一会就有一颗流星，看见流星就惊喜喊叫，问大人那又是哪位大人物？据说帝王将相都是天上的星宿，一旦死去对应的星星就会陨落。越是伟大的人，对应的星星就越亮。当然，若是看见扫把星就不好了，说不定哪个地方就有天灾人祸。现在人喜欢对着流星雨许愿，不知又是什么来头。

有时，月亮也会偷偷溜出来。她一出来，星星就捉起了迷藏，尤其是小星星，早没影了。一弯新月高挂半空，让人恨不得捉住做成个秋千，好去更高的天空“荡胸生层云”。新月每天爬呀爬，到月圆时就会爬满故事：高高的桂树，劳作不息的吴刚，还有迷人的玉兔，只是，任凭我如何寻找，只是寻不见嫦娥的身影，想来是赴王母娘娘的蟠桃盛宴了吧。

虽然，天空之境如此美好，但挡不住蚊子的进攻，满世界都是它们的领地，不厌其烦地在耳边聒噪，嗡嗡不停，战斗从不停止，大人靠扇子，小人就靠一双小手。讨厌的家伙，让你叮，给你点甜头，然后冷不丁一巴掌呼死你，

连着自己的脸蛋一块打，解恨！有时，也会在旁边点一堆篝火，不能让它烧太旺，还有意放些细碎潮湿的鲜枝湿草上去，再放上些艾条，以此来驱蚊。蚊子怕烟倒是逃了，可眼泪也熏出来了。当然，不嫌麻烦挂一顶纱布蚊帐就好了，既防蚊子又隔露水，可以美美地睡一个通宵。

纳凉时最怕一点风都没有，又闷又热，一会一身汗。每当此时，池塘边就热闹了，大人可以在边上搓澡，小人则不管三七二十一跳进水里，要是有几个小伙伴那就更欢了，不停打水仗，笑声水声唠嗑声声入耳，那叫一个闹腾，似乎水才是真正的快乐源泉。不消说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大人一天劳碌的疲惫早就被赶跑了。

最美的时光远不只这些，白天刚从瓜地摘下来的西瓜，经过井水一浸甘冽异常，咬一口透心凉的滋味妙不可言。当然，依旧是小孩吃得多，大人吃得少。谁也想不到那种甜蜜会随着岁月增长，越久越甜，一直黏在心头，滋润平生。

编辑 竺捷

版式 胡骏
校对 陈乐